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八十五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四

設官部二十四中書舍人　通事舍人　主書附

中書舍人一主書附

原杜氏通典曰中書舍人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為一職晉江左乃合之謂之通事舍人武冠絳朝服掌呈奏案章後省之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即侍郎兼其職而掌其詔命宋初又置中書通事舍

人四員入直閤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中書侍郎之任輕矣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戶權傾天下茹法亮久為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為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又熒惑入太微太尉王儉謂武帝曰天文乖誤此由四戶帝納之而不改與給事中為一流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兼呈奏之事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卿掌中書通事舍人別敕知詔誥自是詔誥之任舍人專之魏晉以來詔誥並中書令及侍郎掌之説在中書令

篇陳置五人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員北齊舍人省
掌署敕行下宣旨勞問領舍人十人後周有小史上士
二人此其任也屬春官隋内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
帝減四人後改為内書舍人唐初為内史舍人至武德
三年改為中書舍人置六員貞觀元年中書舍人高季
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
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
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
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上之
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敦樸素革澆浮使家識
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潔之化自然家
肥國富禍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

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按後漢章和以後尚書為機衡之任尚書郎含香握蘭直宿於建禮門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誥令曹公為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則祕書之職近密尚書之職疎遠魏文帝初改祕書為中書自歷代相沿並管樞密而後漢尚書郎非今尚書郎乃中書舍人也武太后臨朝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

人王勃立台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景龍四年六月一日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塡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故事舍人六員各押尚書省一行天下衆務無不關涉開元三年十一月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無一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說凡事有是非理均予奪人心旣異所見不同者望請別作商量連狀同進若狀語交互恐煩聖思臣旣是官長望於兩狀後復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皆盡能官無留事敕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復分知機務旣文書塡委遂令書錄委之堂後又其權勢傾動天下姚竟因主書趙誨贓犯所累罷相姚誠多才而騖政擅權以成斯弊可哀哉

初學記曰案敍環濟要略云舍人古官也周禮地官有舍人上士二

人舍猶宮也掌宮中之政出廩分財列仙傳曰琴高趙人善鼓琴為宋康王舍人也史記李斯為秦宮舍人漢書高祖起豐沛周勃傅寬樊噲皆以舍人從酈食其亦以舍人知宮內事然則中書舍人晉官也自漢置中書無聞其職魏世中書始置通事舍人掌呈奏魏明時有通事劉泰是也高貴鄉公時改為通事都尉尋又改為通事侍郎自晉宋以來唯掌呈奏宣王言甚用事至梁多以尊官兼領並入閤內始專掌中書詔誥自魏晉詔誥皆中書令中書侍郎掌之至梁始以舍人為之陳及北朝皆因之掌制誥陳及後魏又別置通事舍人掌宣奏北齊唯置中書舍人兼掌宣奏隋又別置通事舍人

專掌宣奏

增六典曰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及璽書冊命皆案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漏洩稽緩違失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制敕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　文獻通考曰宋初中書舍人為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名試制誥三篇唯梁周翰不名試而授其後楊億陳堯佐歐陽修亦如此例富弼為知制誥繳還劉從愿妻封遂國夫人詞頭唐制唯給事中得

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自此始元豐五年詔中書舍人印為中書後省之印曾鞏陸佃並試中書舍人自是始正官名遂以中書舍人判後省之事分案五曰上案掌冊禮及朝會所行事曰下案掌受付文書曰制誥案掌書記制詞及試吏校其功過曰諫官案掌受諸司闕報文書曰記注案掌録記注其雜務則隨所分案掌之元祐初以蘇軾直舍人院有司言自官制行舍人院廢今為中書後省於是改為權中書舍人遂為故事後詔

舍人各籤諸房文字其命詞則論日分草中興置中書後省以中書舍人為長官六員常除二員一員領吏房及兵工房一員領吏房右選及禮刑房嘉泰四年李季章辟以宗正少卿權中書舍人而中字犯祖諱季章辭有旨權以直舍人院繫銜乃受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矣蓋大臣失於討論也紹興初詔中書門下兩省已并為中書門下省其兩省合送給舍文字今後更不分送並送給事中中書舍人其後又詔以他官兼攝者稱權

直資淺者為直舍人院石林葉氏曰國初循唐舊制凡命官遷除磨勘移易差遣中書皆命詞給告不勝其繁元豐官制行始命階官職事官選人入品者給告無品官者但給黃牒而已元祐末猶以為多復命內外差遣及職事官本等內改易或再任者亦止給黃牒紹聖中朱服為舍人以為監司郡守初除不給告禮太薄乃詔待制以上知州及帥臣監司初除再任並出告尚書侍郎兩省御史臺官外餘官并監司本等內改易者仍給黃牒後復行之

不同元符初中書省復檢舉如前令

曰遼中書省設中書舍人院有中書舍人金元無明中書舍人屬內閣革中書省存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二

增冊府元龜曰劉超為中書舍人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元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　又曰晉徐邈為中書舍人孝武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每應時取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又曰南齊紀僧真武帝時為中書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

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嘗貴人所不及　齊書曰明帝踐阼引傅昭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略身安粗糲常插燭版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南史曰顧協為舍人在省十六載器服食飲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餽遺　冊府元龜曰陳劉師知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高祖入輔以師

知為中書舍人掌詔誥　北史曰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温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　北齊書曰荀士遜世祖時為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冊府元龜曰顏之推武成時為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嘗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

監較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　隋書曰虞世南拜内史舍人煬帝即位頗遇彌隆祕書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許至是與世南相見歎曰海内當共推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唐書曰顔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於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册奏之工時無及者　又曰楊炎為中書舍人與常衮並掌綸誥衮長於制書炎善為德音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號楊常焉　又曰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

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　又曰齊澣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駮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儀謨誥為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為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磐石初道衡為内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又曰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

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曽父音同字别於禮無嫌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稱蘇賈又曰許景先轉中書舍人中書令張説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絶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一時之秀也　冊府元龜曰徐浩天寶末為中書舍人傳位誥冊皆浩為之參掌兩宫文翰寵遇罕比　又曰張説為鳳閣舍人歷黄門中書侍郎弘文館集賢院學士掌文翰之任凡三十年說子均垍俱能文說在中書均垍兄弟並掌綸翰之

任

又曰張九齡為司勲員外郎時中書令張說與九齡同姓敘為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俄拜中書舍人　唐書曰郗高卿為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宰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功德使琮暴横於銀臺門毁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論以為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高卿遂以疾辭居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又曰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

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冊府元龜曰陸贄為中書舍人母卒持喪於河南豐樂佛寺四方以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惟與劒南節度使韋臯布衣友善臯以事奏聞每有所致輒稱詔以受之　又曰韋處厚為中書舍人時穆宗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道性靈乃詮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　又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按㢢革日

久頓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如關機密者且如舊　唐書曰路隨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冊府元龜曰高鉞為中書舍人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帝深納其言賜綵五十匹　唐書曰封敖為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

宫錦　又曰崔鄾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鄾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卒歲有餘未甞問臣經義實慙尸素有媿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髙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　五代晉史曰陳義長興中自舍人銜命册公主於太原公主即帝后也帝深待之但訝其髙岸人或有獻言於義宜陳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者義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

損國綱且虧士行義今生所不為也聞者無不嘉之又曰天福五年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古昔以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輝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五代漢史曰唐李昭以尚書郎出為蘇州刺史朞歲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為次序便由刺史有

玷綸闈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受之　五代周史曰王延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子也來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舊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以謹厚聞於時當求實才以副公望慎毋以名下取士也延退而嘆曰盧公之言為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何至此耶卒以頎登甲科其仁而徇公胥此類　冊府元龜曰後周中文炳太祖廣順初為中書舍人為文典雅有訓誥之風　合璧事類曰宋

舊制執政除罷皆宣麻呂惠公㢸因爭新法求去王安
石陰沮之乃使舍人院命詞蔡齊掌外制繳詞頭舉典
故論之安石勸上内批今後樞密罷更不宣麻　新書
樓攻媿集曰林大中遷中書舍人風裁如臺中時韓侂
胄來見大中接之無他語使人通問因顧納交又笑却
之彭龜年抗論侂胄甚切有旨龜年除職與郡大中在
西掖摟鑰在瑣闥連名上疏又同繳奏　言行録曰曾
肇元祐初遷中書舍人門下侍郎韓維面奏范百禄所

為不正黜維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　周益公集曰洪适除中書舍人內直如故方羽檄交馳書詔填委或夜召或細札咨訪适獨當內外制時時奉詔言事如乞防虞海道降詔親征多契聖心大用之意已定

朝野雜記曰宋時年未三十知制誥者蘇易簡二十六吳元中二十七晏元獻宋宣獻王懿恪張安國皆二十八王文正夏文莊二十　會要曰元豐七年詔起居郎楊景略左司郎中錢勰並為中書舍人免試二人奉使

高麗方還在道並擢之　又曰元祐元年起居舍人蘇軾擢為中書舍人直龍圖閣劉邠為中書舍人並免試

春明退朝録曰父子掌誥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王文正王安簡鼂文元錢希白梁莊肅呂中裕宋敏求蘇儀甫

中書舍人三

原忠慎　儒素晉中興書曰劉超字世瑜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内外多事超出納書命以忠慎稱理身清苦衣不重帛　又曰徐邈字景山以東州儒素性好學尤善經傳烈宗始覽典籍招延禮樂之

士後將軍謝安舉邈應選補中書舍人專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

增四禁　七制　上詳舍人一晏殊類要唐制故事王言之制有七冊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敕牒敕旨論事敕敕書

蘇賈　常楊　並詳舍人二

西臺　右垣　新書除蘇轍制位處西臺實與政事除岐公制右垣裁訓

韓徐　楊陳　職官分紀李昇開國徐鉉以秘書郎直門下省書命精當頗得典禮韓熙載亦同掌誥命與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　彙苑陳從易知制誥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之楊陳

斵窓　閉戶　職林楊滔為中書舍人時催作制敕令史持庫鑰出無本可檢乃斵窓得本時號斵窓舍人　翰苑新書至道中和嶸知制誥嶸之直中書每草誥必閉戶精思徧討羣籍而後成沙洲表求經藏碑誥嶸撰以賜之嶸遣廝借佛書數千卷人傳

以為笑 微省 松窗 並見後詩 原預顧問 多補益 並詳上儒素注 出書命 善經傳 上詳忠慎注下詳儒素注 掌文法 主呈

奏 荀勗集曰晉武帝時門下啓令史伊羡趙咸為中書舍人對掌文法勗奏以為不可 下詳舍人一

合二職 由四戶 上詳通典 蕭景暢齊書云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注一戶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元象失度太史奏云宜修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仍具舍人王文明等名奏之至梁除通事二字直曰中書舍人掌文翰猶兼呈奏 增上

五事 發十難 本傳高馮為中書舍人列上五事 本傳唐韋處厚穆宗時為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取容欲糶鹽處厚發十難以詰之帝乃知害民平叔始疎斥 垂訓誥 掌絲

綸元稹除中書舍人制能芟繁詞剗弊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為綸綍垂之而為訓誥秉筆者莫敢爭能下見後詩 白玉堂 青瑣闥 元和風 宰相器九國志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馬久之名為中書舍人乃始親職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下詳皆合機宜注原廻翔青瑣 典掌紫泥以紫泥封誥書 洛爾才華 掌茲綸誥 啓廸厥命 潤色帝謨 出納絲綸 發揮訓誥書夙夜出納朕命唯允 親奉聖旨 職司王言 職在禁闈 典茲樞密 徐邈文儒 劉超忠慎白帖 增為代言最 有應猝長職林唐孫逖典詔誥為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

不能也　本傳常袞文采雅贍長於應猝譽重一時

一人辦事　兩省獨直　唐會要孫處約為中書舍人累年中令杜正倫奏請吏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　本傳權德輿字載之為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獨直兩省數日一還舍

五花判事　六押分司　通鑑唐故事中省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選一人明練者知機密謂之觧事舍人　本傳李泌曰給舍分司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

出納書命　潤色訓誥　上詳初學記　下唐順宗除裴度中書舍人制

屢獻讜言　當納諫諍　本傳蘇晉先天中為中書舍人屢獻讜言天子嘉允　分紀唐柳公權為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文宗便殿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衣澣濯者三矣公權曰人主當進賢退不

肖納諫諍明賞罰衣瀞濯之衣乃小節耳

敷奏機辨 居官鯁正 本傳馬周字賓王為中書舍人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時譽歸之岑文本曰吾見周論事多矣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 本傳宋璟為中書舍人居官鯁正

特報藥石 面賜金紫 上詳杜氏通典注 續通典吐突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李絳以為不可許憲宗初甚怒絳語不已上卒大開悟除絳中書舍人翌日又面賜絳紫衣金魚上親為絳擇良笏勉之曰爾時無易此心

一家書命 三世掌制 唐大詔令楊嗣復除中舍制貞元中汝父為中書舍人甚稱厥職今使汝繼書吾命成一家言堂構國華在於此舉 職林唐李德林李百藥李安期三世掌制誥

父子繼美 兄弟相代 職林唐賈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

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為之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繼美矣本傳韋思謙二子承慶嗣立承慶鮮鳳閣舍人武后謂嗣立曰爾父嘗稱二子忠孝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

推高綸省　式光禁職文館記除中書舍人李又為學士制綸省推高白居易集崔羣舍人制自列內朝兼司誥命事煩而益密職久而彌精寵以正名式光禁職

鳳藻騰文　龍池揮翰文粹張鷟奏自可曳裾紫禁伏奏青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纁而動色注內禁地以青規畫故曰青規漢儀天子制誥以紫芝為泥以封又蘭英為檢紫芝為泥黃纁為制敕也　陳拾遺集為陳舍人遜官表司言鳳綍揮翰龍池

雞木深嚴　龍纁潤動文粹張鷟奏鳳池清切雞木深嚴　下見前鳳藻騰文注

回

五字妙 鼓三變文 裴休制詞云綸閣回五字之妙五字謂中書舍人也李吉甫制詞鼓三變之文潤色王度

十年正任 一月遂罷 職官分紀張泊計偕之歲為潤帥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一見待之如故舊謂泊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柄泊亦擢第不十年間果正綸閣之任 長編真宗祥符九年知制誥樂黃目知開封初黃目名試上以黃目久任外官止試制誥二篇入西閤不一月遂罷

一佛出世 三人及第 國史太宗嘗云朝廷每除一舍人六親相賀諺云一佛出世 分紀孫抃夜中夢明窗下草制誥其後第三人及第知制誥如夢云

閤長壓角 給事等服 文獻通考云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閤長立褥之東北方謂之壓角長宗裒作掖垣叢誌而不解其事按唐舊書亦無聞焉唯裴廷裕正陵遺事云舍人上

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　四朝國史霍端友徽宗時為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耳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

失卻君房　見稱若水

湘山野錄真廟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拔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為閒忙令云世人何人最號閒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卻張君房　分紀王旦拜右正言知制誥父祐以清名久掌書命不十年旦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梁棟之材非吾所及也

經宿進碑　盡午授草

事略國朝初王祐拜中舍史館受詔撰普照王碑經宿上進中外驚其神速　合璧事類云曾鞏擢中書舍人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

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

聯飛仙掖　對草帝綸並見後詩　紫機務重　香紙任隆　芝泥發彩　蘭檢浮香　下筆輒成　揮翰如飛韋承慶陸扆　長於制書　善為德音並詳舍人二

論駮書詔　潤色王言　一時之秀　三代之風許景先詳舍人二　言行錄曾鞏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正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

動中事會　皆合機宜詳敷奏機辨注　事文類聚云後周范質漢初加中書舍人周祖征三叛每朝廷遣使齎詔處

分軍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為此詞 紫微閣下 紅
使者以質對周祖歎曰宰相器也
藥階前 黃閣登賢 紫微寓直 藥省代言 楓宸
錫命 寵被龍綸 擢升鳳掖 趨翔文陛 陪扈屬
車 原當昭明之朝 居清切之地 當若日之朝
掌如綸之詔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並白帖 增抑中人進官 繳內
侍升職行狀胡銓兼中書舍人有旨以中人李綽等嘗
典發軍書無誤各進官一列公不奉詔綽等泣
訴上曰胡銓不肯 行狀陳傅良字君舉除中書舍人
封還詞頭遇事輒發張子仁建節陳源除內侍省押班
率逢原升都統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
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公執奏再三終不奉詔此二事

無敢嬰其鋒者傳良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熙寧三舍人　元豐二奉使國史本傳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至呂大臨亦還之世稱為熙寧三舍人下見舍人二　裁五色之詔　序兩省之班新書　封還邊帥詞頭　不草官者除制會要王巖叟除中書舍人滕元發自太原易許昌巖叟封還詞頭言今以走馬承受一言便易詞頭此風寖長非委任安邊之福命遂寢　又云劉敞知制誥官者石全彬正除觀察使敞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　分曹一直於紫微　聯步亟趨於丹陛　北門視草謂當進學士之班　西掖拜真卿復示舍人之樣俱新書

中書舍人四

增文敏（分紀前蜀庾楷進中書舍人時暑百司誥命填委皆有典則人服其敏）

文速（職林）梁裴子野掌誥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荅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中舍相待（舊唐書曰）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朱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為大國使必勿藉其束修為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舍相待

分口占授（職林）岑文本善職而敏速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分口占授咸無遺意

不見便思（舊唐書曰）馬周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

上清暑賦（職林）崔仁師太宗時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賜帛五十段

給食政事堂

百官志曰以久次者一人為閤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知制誥顓進畫給食於政事堂其餘分署制敕

一朝大手 唐大詔令武德及開元中有顏侍郎陳叔達蘇頲云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然文章

文陣雄師 本傳唐蘇頲工文辭九齡嘗覽頲文卷謂同列曰蘇生之後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師也

不裁一言 天中記曰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草詔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言由是轉左司郎中

文場元帥 本傳張九齡號辭人之冠又號文場元帥

文章宿老 本傳唐李嶠字巨山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嶠富才思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歿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三世掌書 合璧事類曰唐張嘉貞武后時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為中書令子延賞延賞子

宏靖三世掌書命又唐徐堅祖孝德父齊聃及堅三世為中書舍人皇朝衣冠無以為比又徐嶠父子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舍人樣 職林徐堅聖歷中楊再思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委之方慶嘗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

王言之最 天中記曰孫逖開元二十四年拜中書舍人制敕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

虛有其表 明皇雜錄曰蕭嵩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帝拜蘇頲為相命嵩草制不工帝欲換之不欲斥言因制中云國之瓌寶乃指瓌字曰不可斥其父名宜易之嵩不悟但改瓌為珍帝見擲地曰虛有其表以嵩魁偉多髯

問古今事 本傳崔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

思若湧泉 本傳蘇廷碩為中書舍人時父瓌同

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明皇平內難書詔塡委獨廷碩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差書吏白曰句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

洛出寶圖頌

翰苑新書曰崔融進鳳閣舍人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手筆多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

雖大詔令未嘗著槀

孔帖曰韋承慶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槀

政事堂門

續通典曰故事政事堂有門蓋宰相時適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及常衮相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不復圻六曹之奏

孔帖曰肅宗即位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兵興急於權便故去臺閣沒遣頗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復圻六曹之奏

文詞贍給

職官分紀唐徐浩肅宗時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

尚書右丞明皇傳位誥冊皆浩爲之參掌兩宮文翰寵遇莫比

求降外官增父秩 孔帖曰孫逖遷中書舍人是時父嘉之且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文思溫雅 職官分紀唐王仲舒自職方郎中知制誥文思溫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

文有古風 行狀王仲舒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喜最宜為誥有古風名為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置筆研於其間哉

閣老 本傳唐楊綰為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

人物精鑒 本傳裴垍為中書舍人李吉甫執政以情謂垍曰此日人物吾懵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疏三十許人吉甫薦於朝

罷統軍用麻 孔帖曰鄭絪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都統視六尚書以處功臣竇文場侍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絪當制

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書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著於令也帝悟更命中書作詔併罷統軍用麻

叔姪對掌 翰苑新書曰封氏自太和世居兩制舜卿從子德昭時為翰林舜卿時為中書叔姪對掌詔命當時以為榮

以諫議知制誥 分紀柳公權為中書舍人文宗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采也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制誥

與三代同風 孔帖元稹沈傳師授中書舍人制煥有文章務為詞誥使吾禁中無漏露之患而朕語言與三代同風勤亦至矣

詔令嚴促皆乂草定 孔帖曰李乂遷中書舍人韋氏之變詔令嚴促皆乂草定

文字首選 天中記曰白居易穆宗時為中書舍人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

平處可否 孔帖曰會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議臺閣常務州縣請奏復以舍人平

庭可否

同舍服能 合璧事類曰陸扆拜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

同僚共推 合璧事類曰鄭畋為中書舍人咸通十年討徐方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湧動無滯思同僚閣筆推之

著三足記 職林唐盧景亮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為也乃自軒轅以來至唐撥治道之要著書名三足記

賜不分遺 周史曰鍾允章授中書舍人性吝嗇歲獲賜賚甚厚然未嘗分遺故人其妻牢氏有賢行嘗語允章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鬵尚且接待朋友今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雖富且貴何足尚也允章大慙

賜宴和詩 職官分紀太宗留心儒術旌賞文翰時綸閣之士始賜赴曲宴或令和詩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

出領外藩 四朝會要雍熙四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范景為工部郎中知京兆府知制誥出領外藩自是始也

親篆

榜閣仁宗實録寶元元年七月新作舍人閣上親篆其榜曰紫微閣　又劉邠傳云邠守貢父元祐中拜中書舍人請復古制建紫微閣於西省

外制彙苑曰外制深嚴西垣清要

宰相判官翰苑新書曰曾肇為中書舍人王巖叟言肇凡材何以稱職呂陶亦言中書舍人前世推重為宰相判官豈可序遷

文章獨步言行録王禹偁能屬文太宗方奬拔文士名拜右拾遺禹偁上端拱箴以為誠尋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

不試而命歐陽公歸田録國朝之制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不試而命者纔三人楊億陳堯佐及修忝其一爾

專裁寛大之詔合辭事類楊億云三殿内朝日趨翔於丈陛六飛法從時陪扈於屬車常瞻咫尺之光專裁寛大之詔

七字舍人四朝國史呂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推許煞喜自責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號七

字舍人

有試不除

石林燕語執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書舍人宰相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名誥都堂面傳旨名試被命者致辭丞相謝之直省官徑引入中書省前期侍郎廳設幕次几案於中就坐少頃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題目來即就試中書具食罷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納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目方下蓋名試之制也有思遜不即就者往往過期或為留內門然已不稱職矣嘉祐間有試而不除改天章閣待制者

獻皇極箴

職官分紀治平元年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獎之

立馬一揮

神宗實錄劉攽字原父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攽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已就

賜燭歸院

國史夕時神宗名知制誥鄭獬夫獬對內東門小殿命草吳奎知青州張方平參知政事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二府無知者明日具進草遂付中書出誥

制誥

有西漢風新書王珪知制誥其文典麗有西漢風

有元白風新書謝絳字希深權知制誥文章典雅有元白風

訓誥程範新書宋敏求知制誥訓詞誥命皆有程範

詔

詞激烈新書朱晦菴集劉珙兼中書舍人會金人渝盟天子悉師北向以雪讐恥復疆土一時詔檄多出珙手詞氣激烈聞者感至泣下

參典王命曲阜除制參典王命之官於今號為清選

首闡萬機之微初寮行張叔夜制內史列屬西省首闡萬機之微先朝董正治官始備六員之目

後省振職盤州老人小傳洪适為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輔臣奏自來無翰苑下兼西掖者上曰洪适在後省甚振職且要其整頓綱紀故事給舍繳駁施行者皆封付三省秦塤提舉太平宮适奏秦檜欺天盜權戕害忠直當錮其子孫即時御筆依奏乃封付适明日名對上曰所論甚當異日有繳奏只批

敕進來不須腴章

內史未行而議除蘇轍制政令之出公卿方其未行內史舍人得聞其議與其為朕行之臺諫為朕言之既行而後言孰若未行而議之哉

始除僉樞朝野雜記中書故事小兩制未有除執政者乾道二年蔣子禮芾始自中書舍人除僉書樞密院事

稱三字陳后山詩曰一官早要稱三字三字謂知制誥也

中書舍人五

增詩梁范雲贈王中書融古意詩曰攝官青瑣闥遥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摶飛出南皮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

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原唐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曰奕奕九成臺窈窕絶塵埃蒼蒼萬年樹玲瓏下冥霧池色摇晚空巖光斂餘煦清切丹禁静浩蕩交河注留連窮勝託風期揆善詎東望安仁省西臨子雲閣長嘯披煙霞高步尋蘭若金狄掩通門雕鞍歸騎喧燕姝對明月荆豔促芳尊别有青山路策杖訪王孫　張文琮和楊舍人詠中書省花樹詩曰

華蕚映芳叢參差間早紅因風時落砌雜雨乍浮空影照鳳池水香飄雞樹風豈不愛攀折希君懷袖中　徐彦伯贈劉舍人古意詩曰女牀閟靈鳥文章世所希巢君碧梧樹舞君青瑣闈或言鳳池樂撫翼更西飛鳳池環禁林仙閣靄沈沈璇題潋流日珠綴㬰清陰郁穆絲言重漿皇台座深風張丹戺翢月彔素琴音雙彩結不散孤英跂莫尋浩歌在西省經傳恣潛心　古詩曰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飜階畫影清屋瓦生煙宮漏永

時聞幽鳥自呼名　又上李舍人西掖詩曰西掖深沈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文書天閽啓鑰趨朝後侍史焚香起草初　又簡同省三舍人曰太微西掖鳳池邊西閣凌空為起煙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　又和宗人賀曰分班曉入翔鸞掖直閤旁連浴鳳池彩筆閒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　又賀李舍人曰拜命大西垣偏承聖主恩黄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　唐徐彦伯同韋舍人早朝詩曰夕轉清壺漏晨驚長樂鐘遙

迴綸禁容假寐守銅龍　鄭愔同韋舍人早朝詩曰瑞闕龍居峻宸庭鳳掖深才良寄天綍趨拜侶朝簪　沈佺期同韋舍人早朝詩曰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才儼若神仙去紛從霄漢迴　賈至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詩曰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杜甫和賈舍人詩曰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　沈東美奉和范舍人宿直曉翫新池詩

曰傳聞閶闔裏寓直有神仙史為三墳博郎因五字遷晨臨翔鳳沼春注躍龍泉去似登天上來如看鏡前影揺宸翰發波浄列星懸既濟仍懐友流謙欲進賢彈冠聲實貴覆被渥恩偏温室言雖阻文場契獨全玉珂光赫奕朱紱氣蟬聯興逸安仁賦名高謝朓篇青雲仰不逮白雪和難章苒苒胡為此甘心老歲年　白居易詩曰絲綸閣下文章静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黄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　褚朝陽奉上徐中書詩曰中禁

仙池越鳳皇池邊詞客紫微郎既能作頌雄風起何不時吹蘭蕙香　王建詩曰綠松窗對鳳池開履迹衣香徧上台天意皆從彩毫出宸心盡向紫煙來非時玉案呈宣旨每日金階謝賜回　錢起同程九早入中書詩曰臘雪初明百子殿春光欲上萬年枝獨慙皇鑒明如日未厭春光向玉墀　韋應物寄中書劉舍人詩曰雲霄路竟別中年跡暫同比翼趨丹陛連騎下南宮佳詠邀清月幽賞滯芳叢迨予一出守與子限西東晨露方

蒼蒼離抱更沖沖忽睹九天詔秉綸歸國工玉座浮香氣秋禁散涼風應向横門度環珮杳玲瓏光輝恨未矚歸思坐難道蒼蒼松桂姿想在掖垣中　皇甫曽奉寄中書王舍人詩曰腰金載筆謁承明至道安禪得此生西掖幾年綸綍貴東山遥夜薜蘿情風傳漏刻星河曙月上梧桐雨露清聖主好文誰為薦閉門空賦子虚成

温庭筠西掖謁所知詩曰赤墀髙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鍾日麗九門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峰毫端蕙

露溢仙草琴上薫風入禁松茵令鳳池春晚晚好將餘潤變魚龍　鄭谷獻制誥楊舍人詩曰為郡東吳秖飲氷瑣闈須降鳳書徵隨行已有朱衣吏伴直多招紫閣僧　吳融薛舍人見徵恩賜香餅二十八字同寄詩曰往歲知君侍武皇今來何用紫羅囊都緣有意重熏裛更灑江毫上玉堂　李中獻中書張舍人詩曰持憲威聲振司言品秩清簾閑春酒醒月上草麻成丹陛凌晨對青雲逐步生照人裴玉瑩鑒物憲波明下直無他事

閒遊恣逸情　羅隱鄭州獻盧舍人詩曰海槎閒暇閬
風輕不是安流不肯行雞省露濃湯餅熟鳳池煙暖詔
書成　宋楊億李舍人獨直詩曰閣鳳巢高拂綵霓玉
芝香雜武都泥十行漢札如絲出六幕堯天倚杵低露
井冰銷垂素綆仙蓂日轉對璇題赫蹏雲落知誰見餘
力何妨頌碧雞　王安石題中書院壁詩曰夜開金鑰
詔詞臣對御抽毫草聖恩須信國家重儒術一時同榜
用三人　劉筠李舍人獨直詩曰卿靄重重覆辟門獨

揮鴻筆坐西垣誠明自有中和氣潤色還多郁穆言內
苑朱櫻和酪賜前階紅藥任風飄紫綠新履回翔地應
笑東方避世喧

增制唐蘇頲行齊澣紫微舍人制曰運心孤邁懷器獨
立屬詞每窮其雅實臨事益表其甄明故能早負聲猷
備經推擇左曹駁議常接於雙遊右掖詞言佇光於五
字 白居易行鄭涵中書舍人制曰藻履堅明雄文炳
蔚虛懷宏達雅思沖深立言嘗見其著誠秉志頗聞其

經遠夫澄其源者必清其流端其本者必正其末其便蕃禁掖潤色王猷君不可以私其人臣不可以虛其受簡材既困於朕志當官爰俟於爾能其有嘉聞以光茂選　崔嘏行李訥中書舍人制曰彰施帝載潤色王猷朝出九重夕馳四表必資其金相玉立之器懷其騰蛟吐鳳之才以發揮人文流布天澤　又行裴諗中書舍人制曰居禁密之地聞善則遷當演綸之工有勞斯陟此所以光吾侍從榮彼搢紳裴諗閒澹自居踊浮不染

自擢居内署掌兹制命謹密無曠馨香有聞問對備見其一心敏捷共推其七步爰因滿歲授以正名爾宜思弘用以致君勵精誠而正已慎爾聞見奉吾周旋　劉崇望行翰林學士鄭延昌守本官兼中書舍人制曰影纓著稱夢筆為文富以美才披其禁闥典由中之詔戒布下之言方謂得人雅當入侍蓋聞羊祜議謀是草皆焚周仁重厚其言不泄親近之地慎密為先西省亦吾教誥之地戒之可矣　薛廷珪授膳部郎中知制誥錢

翊守中書舍人制曰爾掌綸誥時推得人覲其書詞夐絶塵滓褒貶盡春秋之要旨指歸洩訓誥之源流傳聞四方平視三代而秉守甚正韜藏有程介然獨行卓爾清峙閱爾之能事多矣聆爾之嘉猷藹然俾即真秩斯為舊章

增啓洪平齋賀中書曾禮侍啓曰晉貳春官仍躋内史紫荷挈處光採鵉玉之班紅藥翻時風動五花之判有國所重斯文之榮某官鼂董聲名伊皋事業天子期以

壯行之未艾國人恨其大用之猶遲方聞批敕尾之風又見還詞頭之舉新人文之制作妙儲德之調成況紫微閣下之黃昏正瑞柳庭前之春色命自天而三錫材與地以雙清　楊誠齋賀黃祕監除中書舍人啓曰中宸渙號內史升賢三神在海上之山久勤攝領一佛出人間之世遂見真除綸綍有光紳綏胥慶某官材獻膚碩學術醇深探周情孔思之微淵源千載發宋豔班香之祕膾炙四方親結龍扆之知聿新鳳閣之掾辭達而

已矣要必見聖人之情才難不其然蓋欲極天下之選得君為重緯國以文好對紫微草尺書而柗贊普却登黄閣提寸筆以福蒼生

增書歐陽修回鄭錢二舍人書曰顯奉制恩陞華禁披誕膺聖選式協與談朝廷之體深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鼔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其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鵠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

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俞兼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抃之私

增墓碑張説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齊聃碑詞曰王言惟令中禁是司帝嘉文父曰汝宜之終温且惠習禮明詩長裾入侍大筆修辭鴻業潤色元猷緝熙昊天大戾君子明彝蒼梧起手湟而不緇中興受命逝者無追靈符泗水崇贈先師髣象精魄丕承聖期教廷子貴榮

躋父懿學嗣三葉才俱一時春秋孝念霜露深思後之視昔斯文在兹

主書

原杜氏通典曰昔中書有主書之員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史齊於中書置主書令史陳置主書而去令史之名後魏又為主書令史置八人北齊置主書十八人北齊初曰主書令史文宣帝嘗立遣主書令史題署其上曰但著主書不煩著令史字自此除令史字隋復加令史唐又除之

通事舍人一

原杜氏通典曰通事舍人昔堯試命舜賓於四門蓋今任也秦置謁者漢因之掌儐贊受事員七十人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嚴恪能儐贊者為之燕太子使荊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贓漢高帝偃武修文故易之以版有僕射冠高山冠言其矜莊賓遠敬以高山為號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出東關關吏識之曰此棄繻生後漢謁者僕射為謁者臺主銅印青綬天子出掌奉引謁者僕射見尚書令對揖無敬謁者見執版拜謁者三十人漢官儀又曰三十五人謁者初上官稱曰

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胡廣云灌者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栢後遂假茲名馬馬融曰灌者習所職也應奉曰高帝承秦禮儀多闕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列於漢書也雷儀為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留者凡七十人和帝代陳郡何熙為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掌謁贊漢舊儀曰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音者以補之功次當遷欲留增秩者許之二漢隷光祿勳後漢又有黎陽謁者光武以幽并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用府掾有清名威重者遷超牧守焉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晉武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

後又省宋武帝大明中復置僕射一人職與魏同亦領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百官報章齊因之梁謁者臺僕射掌朝覲賓饗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儐贊功高者一人為假史掌差次謁者陳亦有之後魏北齊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隋煬帝增置謁者司隷二臺并御史為三臺謁者臺有大夫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策授及受寃枉而申奏之駕出御史引駕領議郎以下

官屬官有丞主簿錄事等尋詔門下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為恒式不復專謁者矣初魏置中書通事舍人官其後歴代皆有然非今任隋初罷謁者官置通事舍人十六員承旨宣傳開皇三年又增為二十四員及煬帝置謁者臺乃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謂之通事謁者置二十人又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隷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東曰東夷使者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戎使者北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唐廢謁者臺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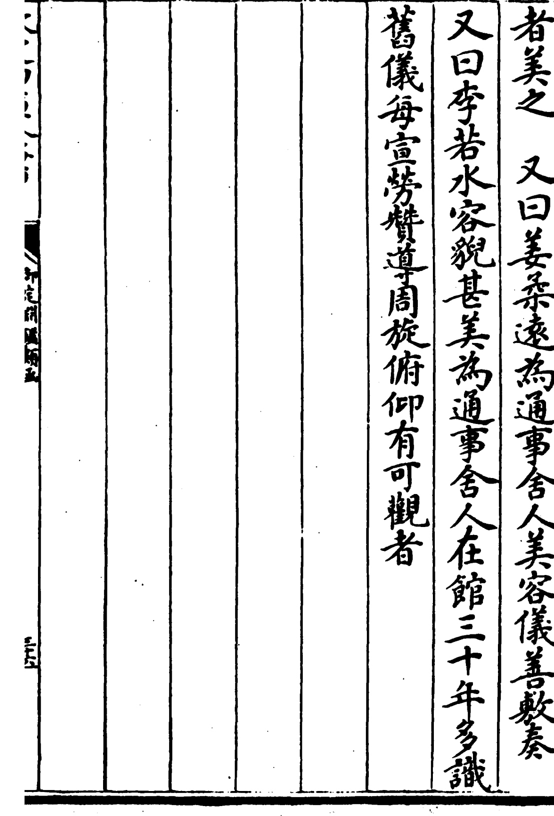
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為之隷四方館而又屬中書省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通事舍人院屬門下省官置通事舍人金閤門通事舍人屬宣徽院官二員掌通班贊唱承奏勞問之事元不設以其事歸典儀明設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内有各國通事少卿一員主之

通事舍人二

增冊府元龜曰梁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而性頗自

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所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孝恭為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公家筆翰　又曰陳蔡景歴高祖初為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景歴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為當世所稱　又曰南齊劉係宗為中書通事舍人久在朝省嫻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欠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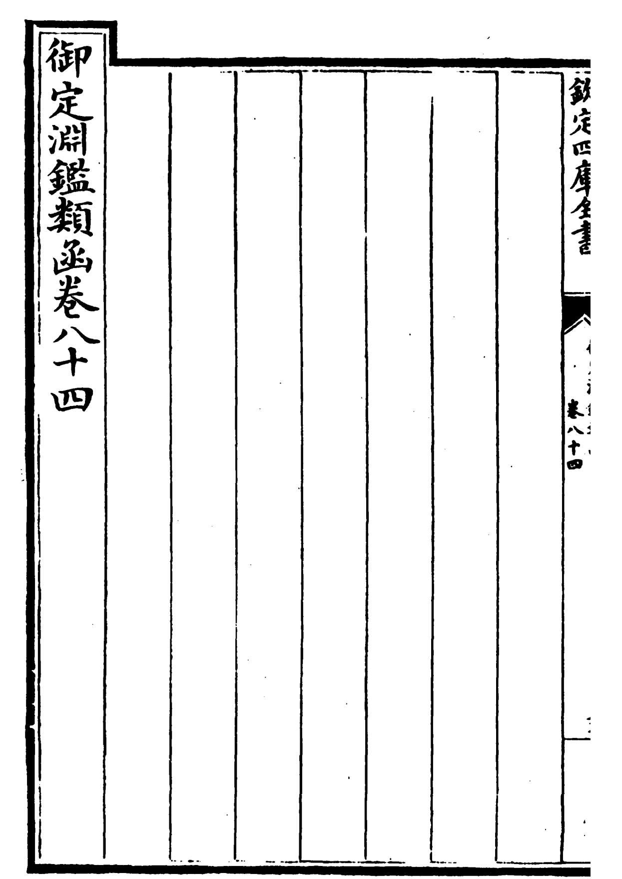
又曰唐崔敦禮為通事舍人辨於詞令容止閒雅見



者美之　又曰姜桑遠爲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敷奏

又曰李若水容貌甚美爲通事舍人在館三十年多識

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有可觀者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四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五

設官部二十五 門下省總載 侍中 黄門侍郎

門下省總載一

原杜氏通典曰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黄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為門下領給事黄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及内外殿中監内外驊騮廐散騎常侍

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儐相盡規獻納糺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左右局掌丞尚食主御食尚藥主御藥尚衣主御衣服殿中領殿中監華閣內諸事察駕前奏引行事制諸修補東耕則進耒耜隋改為殿內凡六局隋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煬帝減二人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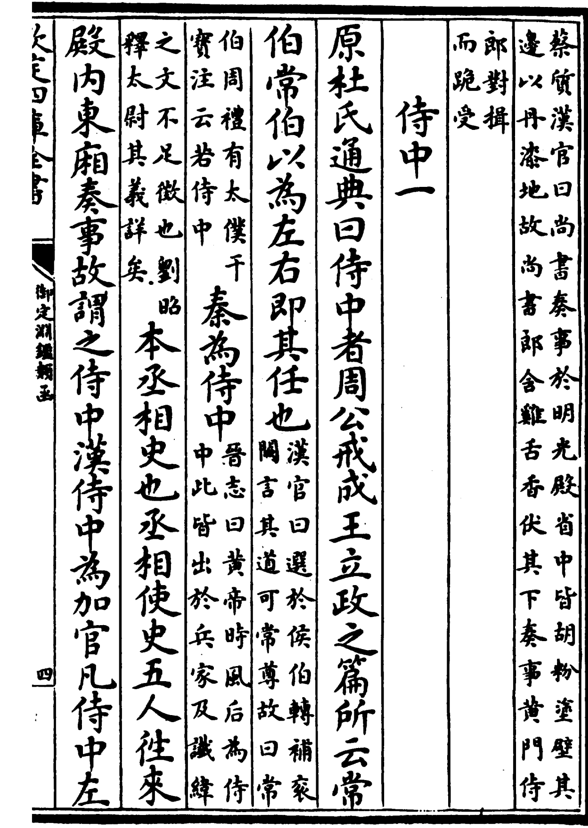
員外散騎常侍員煬帝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隷門下省唐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咸亨初復舊至武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為鸞臺神龍初復舊聖歷三年四月敕别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准二品四品五品開元七年八月初勅中書門下厨新料破用外餘有宜分取開元元年改為黄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黄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右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

餘小吏各有差　增文獻通考曰宋門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中書省畫黃録黃樞密院録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誤應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文書自内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歷功狀侍

郎侍中引驗審實察非其人則論奏凡遷改爵秩加敘勳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紕誤退送尚書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案審其輕重枉直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國初循舊制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設門下省金初亦設正隆時廢元不設

門下省總載二

原玉署　瑣闈　漢書曰李尋字子長通尚書哀帝初即位詔尋待詔黃門使侍中傅喜問尋尋對曰位卑術淺偶隨衆賢待詔反污玉堂之署漢官儀侍中有玉堂署　衛宏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闥拜名夕郎　黃樞　青闥　盧諶宣徽賦曰鄭山潛於谷口揚朝隱於黃樞諶注曰揚雄為黃門郎三葉不徙官　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　散騎常侍范雲與王中書詩曰攝官青瑣闥遥望鳳皇池　東寺　左曹　漢官儀曰尚書令侍中上東西寺及侍中中寺又曰左右曹受尚書事　沈約宋書曰漢使左右曹諸吏分奏尚書奏事光武省諸吏使小黃門受事前代文士皆謂門下為左曹亦曰東寺　畫室　丹地　漢官儀曰侍中秩千石黃門有畫室署畫室署長一人玉堂署長一人



蔡質漢官曰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門侍郎對揖而跪受

侍中一

原杜氏通典曰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伯以為左右即其任也漢官曰選於侯伯轉補衮闕言其道可常尊故曰常伯周禮有太僕干寶注云若侍中秦為侍中晉志曰黄帝時風后為侍中此皆出於兵家及讖緯之文不足徵也劉昭釋太尉其義詳矣本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往來殿内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為加官凡侍中左

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為加官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則右貂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舊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襁抱坐受寵位貝帯脂粉綺襦紈袴鵕鸃冠惠帝時侍中鵕鸃冠鵕思俊切鸃魚奇切鵕鸃似鳳皇神鳥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為侍中

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庇車驅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為僕射後漢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或置或否而又屬少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劒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贊法駕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參乘不帶劒餘皆騎從殿內門下衆事皆掌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仰瞻俯視

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隷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名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儀曰員本八人漢官曰無員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省其門題尚書寺此孝明帝治於東宮尚書模也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御駕登殿與散騎常侍扶帝侍中

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年桓温奏省二人後復舊晉武帝時彭權為侍中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何也權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獸觸山截波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持之以衛至尊也　又庾珉為侍中隨孝懷帝没胡在平陽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珉不勝悲憤跪帝號哭聰殺之後贈貞侯　又褚翼字謀遠為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手抱天子登太極殿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逼侵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殿峻執政猶以為侍中時鍾雅亦為侍中謀奉天子出投義軍事覺為峻所害　又王奭為侍中孝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奭拒之曰皇帝晏駕太子未至輒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侍中漢代為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

異　晉任愷字元裒為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中正以社稷為已任惡賈充之為人不欲久執朝政或為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使得漸疏此一部令史事耳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由是侍覲轉稀

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舊遷列曹尚書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　王華等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闕偃將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　又宋孝武代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與謝莊為一雙阮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　又謝朏字敬仲宋末為侍中及齊受禪之日朏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帝璽朏佯不知傳詔曰解璽授齊

王朏曰齊應自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可道遂朝服步出門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齊高祖曰我若誅之令遂成名乃廢於家永明中復為侍中至梁亦為侍中

齊侍中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欲以陸慧曉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嘗有齊有主璽主衣等官

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宰相矣王訓字懷範遷侍中既拜入見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不謝彥回　又柳慶遠為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既至悉付

之又王峻與謝瀹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數宜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北齊侍中亦六人後周初仍依周禮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為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别置侍中為加官隋又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為侍內隋氏諱忠故凡中皆曰內唐初為納言武德四年改為侍中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

又改為納言神龍元年復為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為黃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寶元年改為左相至德初復為侍中自隋至今皆為宰相（舊頒正三品大歷二年陞為從二品）按令文掌侍從負寶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鈔駁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初學記曰案敘侍中古官也秦取古官置侍中之職（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以其周曰常伯故曰周官班固漢書曰侍中秦官以其秦取古官復置之故曰秦官其實古官）漢因之多以為加官（漢初籍孺閎孺皆冠鵕鸃冠）漢官云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

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音義曰惠文今侍中所著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西漢無常員多至十人東漢初無常員至靈帝時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獻帝起居注曰初置侍中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奏事據此漢末未或省員魏侍中置四人晉宋齊梁陳置四人齊職儀及五代史志曰自晉宋齊梁魏陳侍中並與三公參國政直侍左右應對獻替法駕出則正直一人負璽後魏北齊置六人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與諸公論國政也唐朝復為侍中龍朔初為東臺左相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納言神龍初復舊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侍中掌佐天子議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版奏中嚴外辦導輿輅詔升降之節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大朝會則承旨宣詔告命成禮祭祀亦如之冊后則奉寶以授司徒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寧真拜侍中纔五人雖有他官兼領而實不任其事官制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職別置侍郎以佐之元豐寄祿為開府儀同三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有侍中金廢門下省無侍中元亦無

侍中二

原環濟要畧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黄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内官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小則參乘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禄大夫為侍中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也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

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温潤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寮之中莫密於兹　增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原漢書曰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　又曰桑宏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

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華陽國志曰譙隆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為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子見　漢書曰張彭祖宣帝時為侍中少與帝微時同硯席以舊恩封侯出常參乘　又曰張安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為

侍中　又曰元帝以史丹為侍中出則陪乘　又曰丹為侍中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又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又曰衛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使緑車載送衛尉府緑車皇孫車所以寵之言衛尉常清顯在朝尊貴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增冊府元龜曰魯恭和帝時為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

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王逸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代　又曰爰延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廷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

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羨欒巴張綱郭尊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蜀志曰關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　原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常枕則膝卧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絶無玉佩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增冊府元龜曰魏王粲為侍中與和洽杜襲並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遊

觀出入得參乘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册府元龜曰吳是儀為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辭讓以恩為戚　原戴逵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為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惇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授樂與之曰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

世　增冊府元龜曰裴憲楷之子也爲侍中永嘉末王
浚承制以憲爲尚書石勒破浚簿其官僚親屬皆貲至
鉅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帙鹽米僅十數斛而已
原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
馬桓温歎曰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晉書曰陸玩遷侍
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
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
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

扶虞侍中上殿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左右疏其語　沈約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皆有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為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增冊

府元龜曰宋孔季恭為侍中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又曰何尚之為侍中領尚書令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又曰謝靈運文帝時為侍中與顔延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絶帝常敕各擬樂府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　又曰蔡興宗為侍中時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　宋書曰謝莊為侍

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效郅君章耶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曽於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冊府元龜曰南齊王慈為侍中患脚病武帝敕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　又曰陳顯達

為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損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　梁書曰高祖時侍中闕選司舉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人久無此職宜用蕭琛為之琛博物强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任重之冊府元龜曰梁謝朏初拜侍中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讌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　又曰陳蕭濟為侍中領太府卿比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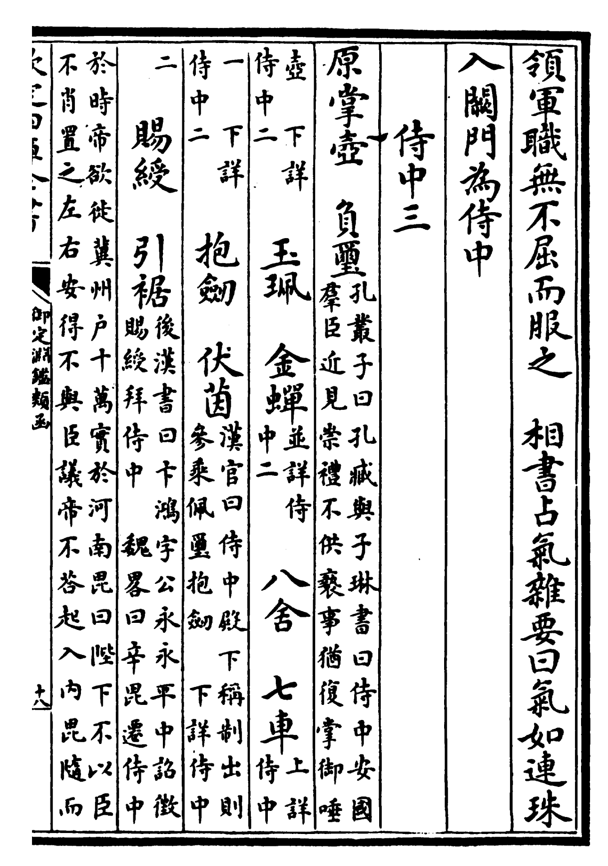
於凡等　又曰杜稷為侍中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與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　又曰孫瑒為侍中五兵尚書卒尚書令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地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為榮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朝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

宮出入臥內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甚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册府元龜曰後魏山偉為侍中不營産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又曰李元忠為侍中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蔡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又曰元文遥為侍中既不與趙彦深清真守道又不為和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遷鄴惟有

地十頃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　又曰崔㥄為侍中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迄於孝武帝詔誥表檄皆㥄所為　唐書曰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孔帖曰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並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
豈遠哉其今文武官父子昆仲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
外　又曰王珪遷侍中帝使祖孝孫以音律授宮中家
妓不進數被讓珪與温彦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
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
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遊説耶彦博懼謝罪珪不謝
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至樞密責以
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慚遂

罷　冊府元龜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冶卿雖有疾未為衰老得便爾耶徵乃止　又曰韓瑗永徽中為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為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别立妃號臣等竊以為不可帝乃止　又曰石晉桑維翰為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為州守又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


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連珠入閤門為侍中

侍中三

原掌壺　負璽孔叢子曰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羣臣近見崇禮不供褻事猶復掌御唾壺下詳侍中二　玉珮　金蟬並詳侍中二　八舍　七車上詳侍中一下詳侍中二　抱劒　伏茵漢官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劒下詳侍中二　賜綬　引裾後漢書曰卞鴻字公永永平中詔徵賜綬拜侍中　魏畧曰辛毗遷侍中於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於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

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方出曰佐理卿持我何太急遂從其半

七葉　**三代**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東觀漢記曰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珥貂　**佩璽**　即貂冠也下見漢官　**密近**　**從容**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百寮之中莫密於茲也張衡從容諷諫

遊鸞渚　**含雞香**　上見傅咸詩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

青蒲伏　**綠車載**　漢官曰史丹為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注曰以青規地曰青蒲下詳侍中二

侍帷幄　**管喉脣**　上詳侍中二劉綽宋拾遺曰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華等既出太祖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矣

署玉堂 擁華蓋 漢官儀曰侍中有玉堂署 王粲為侍中曹植贈粲詩曰戴蟬珥貂朱衣晧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增班伯讜言 丁鴻至行 肆考漢成帝常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將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飲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沈湎於酒式號式呼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又曰東漢丁鴻治尚書父陵陽侯綝卒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掛衰絰於冢逃去友人鮑駿遇鴻譏之鴻感悟乃還就國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帝徵為侍中

宰相便座 公輔名位 沈演之為侍中文帝謂之曰此宰相便座卿其勉之 陸玩遷侍中雖登公輔不以名位格物

戴憑說經 曹褒著禮 上見後注 肆考東

漢章帝時博士曹褒請著漢禮拜為侍中

楊奇強項　僧綽沈深　上詳侍中四

宋文帝以王僧綽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欲以後事託之朝政皆與參焉

不願居中　請先任外　上見外戚常與宰臣議肆考武則天長安中及州縣官納言李嶠等奏曰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於是鳳閣舍人韋嗣立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諸州刺史

折辱三思　規戒安樂

肆考唐韋安石知納言時二張武三思寵横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王覇子等博簺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一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　又曰唐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詩御史大夫李

日知卒章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日知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戴憑解經不窮 庾峻辯質無屈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臧榮緒晉書曰庾峻字山甫拜侍中出入王命盡忠補益常侍坐世祖命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辯質莫能屈之

漢尊儒學選在戴憑 晉任忠貞事先嵇紹 白帖

侍中四

原貂蟬之貴 漢書曰侍中以金蟬貂冠也 喉舌之司 應瑗曰侍中喉舌萬機

使辟公卿　應劭漢官儀曰漢成帝取明經者充為侍中使辟百官公卿參議可否上殿行則負璽

拾遺帝側　王廙洛神賦曰次為侍中散騎實惟門下拾遺帝側替否獻可　糺正補違　晉官品令曰侍中糺正補違若有正皆得駁除書表章奏皆掌署也

從幸黎丘　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從光武幸黎丘與光武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主蘇山之祠也

作詩稽留奏免　魏陽秋曰甘露二年帝幸辟雍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侍帷幄典祕書　東觀漢記曰賈逵字景伯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

常論經書　華嶠後漢書曰桓郁字仲恩為議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選侍中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不離左右帝自制五經章句令郁校定於

宣明殿中

侍清宴陳道德 續漢書曰淳于恭字孟孫遷侍中數侍清宴禮侍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上未嘗不稱善

問事輒對 東觀漢記曰李育字元春為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也

宿儒顧問進楊厚 益部耆舊傳曰李固諫帝曰一日會朝見侍中皆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也

張馴有智慧 謝承後漢書曰張馴字子儁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馴儒雅敏達有智慧

國有疑常問得失 又曰延篤為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殿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陳帷幄之言不宣外也

楊奇靡事不對 又曰楊奇字公緈通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

問貂不知左遷 應劭漢官儀曰桓帝末侍中皐禪參乘帝問貂璫

何法不知其說又問地震不為災還宮左遷議郎

朝夕獻納　東觀漢記曰鄧閶字季昭拜侍中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得於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篤固也

朝夕諫議　謝承後漢書曰劉淑字仲承為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救二百餘事悉有章篇朝廷有勞

南郊參乘　又曰劉陵字孟高為侍中車駕南郊命陵參乘上起早升輿寢陵曰陛下萬乘主宜立正配天雖尊神欲寢不當上為天地靈祇下為羣臣萬姓觀者乎上有愧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為後戒

屛患崇政　山堂肆考曰東漢荀悅獻帝朝為侍中時政在曹氏作申鑒五篇奏之其略曰為政之術先屛四患乃崇五政

盧植天下之望　魏明帝先賢傳曰盧植字子幹拜侍中董卓大會百官于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回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卓

曰盧侍中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

王粲問無不對 魏書曰王粲字仲宣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器造制度粲恒典之

言語辯捷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

但問經義 肆考曰吳主皓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侍中韋昭但難問經義而已

博雅顧問以何劭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何劭已歷試朝位博雅有拾遺顧問之才其以劭為侍中

王濟有美才 山濤啓事曰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誠直亮美才侍中最高者也　案濟本傳曰濟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為一時同列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增不操絲竹 世說曰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嵇紹為侍中冏設宴會召葛旟等共論時

宜旗等白同紿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紿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却耶紿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紿官雖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

以儒雅拜 肆考曰晉惠帝時賈后專權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衆望所依乃拜為侍中

原顧和奏舊冕 晉中興書曰顧和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舊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

增不聞獻替 世説曰虞嘯父為侍中晉孝武帝從容問曰卿在閣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尚暖魚鱉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有古人風 肆考曰趙主曜作酆明觀西宮凌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

之風可謂社稷臣矣悉罷諸役以豫苞為諫議大夫

不好嘲謔

又曰宋孝武帝每宴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侍中沈懷文素不飲又不好嘲謔宋主謂故欲異己出為廣陵太守

憂國忘家

又曰梁徐勉字修仁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軍書動經數旬一還家還則羣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

請用才行

又曰唐太宗謂侍中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明設防閑

又曰唐張行成還侍中晉州地震不止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杜於未萌帝然之

諫困公私

又曰唐高宗將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輿疾入諫曰今吐蕃

入覲方發兵西討新羅未嘗犯邊若又東征恐公私不堪因樂上乃止

得大臣體 又曰唐郗處俊字甑山為侍中參謀朝政每上言議必引經術多所匡益甚得大臣之體

諫獵 冊府曰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詩諫獵元宗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今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不可以賞功 孔帖曰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汗功帝欲以為侍中張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

焚槖 又曰高儉為侍中進止詳整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槖家人無見者

謹身固位 肆考曰唐肅宗以苗晉卿為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慎密見稱 孔帖曰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即位年已衰暮凡歷三朝皆以慎密見稱

韓宏以

功加又曰韓宏宣武節度憲宗用兵淮西拜宏行營都統使扞兩河元濟平以功加侍中倚如衡華五代史曰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

侍中五

原詩西晉傳咸贈何劭王濟詩并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

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日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為空守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尺素當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

弘美王度日清夷

增詔梁沈約加沈文季侍中詔曰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業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邇墉圻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實爲朝典

又王茂加侍中詔曰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濶艱虞情深恒寄顯命載加允副僉屬

原箴後漢何廣侍中箴曰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

良是弼是輔匪懈於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鄰
勗聞上帝賴兹四臣辛尹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乂
用有勲文公欽若越興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
常任實為政首降及厲王不祗不恪暱彼縈夷用肆其
虐惟敗天命寇戎並作圮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
不選至親無曰我仁妄用嬖人籍閎飾顔穢我神武鄧
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命石宏作慝高安斷袂哀用
無主侍中司中敢告執矩

原碑晉裴希聲侍中嵇侯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狥利禮法之興於斯為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剛乾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淹濟靡才不經學為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祕閣晚節强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於御側忠誠感人

神義聲振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峩峩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内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蹇蹇兹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黄中道及微管元勲盛德光於晉載於時運距無妄陵夷有漸至於兵纓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閒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彊禦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艷春榮爰

初素履好是沖默亦既端委振風育德

原墓誌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誌曰含榮幼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游經藝鴻沴纔流皇根中絶體孝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網更結管機凝務端朝贊契名輝才融士穎風折秘路長陰昭塗永滅　梁元帝侍中新渝侯墓誌銘曰爰始降神誕茲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纇義若連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徙建旟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威邊文能懷遠乍歌去速

時謠來晚昔我徃矣千駟連軿今茲旋旆隻雁隨舟山廻素旐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摇落徂秋　又侍中吳平光侯墓誌曰維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戒季之徽潔靜精微歧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八入掌籍為崇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内史法井鸞峰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陰徽為太子左衛率遺疾甍於道頗類陶基民號燕北取譬羊祜巷哭荆南副軍早垂隆眄憫其石火瞻斯翠

葢忽變丹旐方使桓俟石椁載銘臧夏滕令佳城式鐫
韶濩　陳江總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南陽之親致
興沛市之役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澆風
庶滌清流以蕩濁俗早遘紫雲萍濡碧海奮里閈之寵
躍車馬之貴哂竇氏之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原誄魏曹植侍中王粲誄曰惟建安二十三年侍中王
君薨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
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孕中零存亡分流夭墜同期

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以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强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成詠下筆成篇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宿零

原表梁任孝恭為羊侍中讓表曰摶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揚鬐遂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羽朱旗振武安之瓦深入五千張空拳以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而酬君

邱遲為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

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屩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易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嶷擁旌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蓄菅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鍵規獻實在得人況處庸微何用膺荷　又為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既慙伯啓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内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當尺可參必簡英俊　王筠為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勲舊儒之胄積德累仁之

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資不然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仲之鮮經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帷扆陪六尺之輿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塗頓隔　任昉為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内陪接天光語上一作則親一作服璽申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奏於金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還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孤緒元卿末裔未有不階民譽妄承曲私者也　北

齊邢子才為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䙱映首日月在前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無得諠譁之議素餐之責豈須噂沓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總録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豈得用膺茲忝

原啓梁陸倕張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强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摩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

鍾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總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內省無一可階

黄門侍郎一

原杜氏通典曰門下侍郎秦官有黄門侍郎漢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常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黄闥故號黄門其官給事於黄闥之内故曰黄門侍郎初秦漢别有給事黄門之職後

漢併為一官漢書百官表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舊儀曰屬黃門令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後改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郭況以后弟小心謹慎年十六為黃門侍郎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

郎並為侍衛之官員四人吴孫丞為黄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吴歸命詔曰自今以後用侍郎當如皇室丞顧榮儔也 山公啓事曰黄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為吏部郎詔曰欲令在左右更求其次 又曰黄門侍郎荀彧清和理正動可觀採真侍衛之美者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為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為小門下齊職儀曰給事黄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黄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儐相威儀盡規獻納糺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為黄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後

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為納言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煬帝初嗣位猶以張衡為給事黃門侍郎　初劉行本為黃門侍郎文帝常怒侍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　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為東臺侍郎武德二年四月温大雅為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至五年五月弟彥博又為中書侍郎　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徒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番夷之藥昔貞觀末先帝命婆羅門僧那羅邇婆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既

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欲歸罪於胡人將伸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遂止鑑若是唯陛下深察遂止咸通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元年改為門下侍郎至德中復舊舊制正四品上大歷二年又改為門下侍郎陞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署奏鈔駮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

初學記曰案敘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黄闥中人主之故號黄門令矣然則黄門郎給事於黄闥之內入侍禁中故號曰黄門侍郎劉向戒子歆書曰今若年少得黄門侍郎要處也齊職

儀曰初秦有給事黃門之職漢因之自魏及晉置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與散騎常侍並清華代謂之黃散焉宋齊置四人齊職儀曰齊代侍中呼為門下給事黃門侍郎呼為小門下五代史志曰梁陳置四人至煬帝減二員直曰黃門侍郎隋氏用人益重裴矩裴蘊為之皆知政事唐朝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侍郎掌貳侍中之職省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前導輿輅詔進止大朝會則授表以奏祥瑞冊后則奉節及寶位與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中書侍郎

尚書左右丞為執政官元豐官制行以尚書左僕射兼
復置門下侍郎一員以代參知政事　續文獻通考曰
遼門下省有門下侍郎金元不置

黄門侍郎二

原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為給事黄門侍
郎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為太子舍人隨太子官
為郎二歳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白皙哀帝望見
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

為黄門郎　又曰揚雄成帝時為郎至平帝猶為黄門侍郎　漢舊儀曰黄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宫闈簿曰青瑣門在南宫衛瓘注吴都賦曰青瑣户邊青鏤也　三輔決録曰杜恕字務伯拜黄門侍郎每直省閣威儀矜嚴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　又曰阜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為給事黄門郎　又曰馬后志在克己輔主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將弟為黄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增蜀志曰費禕為黄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

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褘右而亮命褘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原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為黄門侍郎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為黄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常進見與皇后弟毛曽並坐玄恥之不說形之於色明德恨之左遷為羽林監 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黄門郎 英雄記曰曹仁字子和年十六為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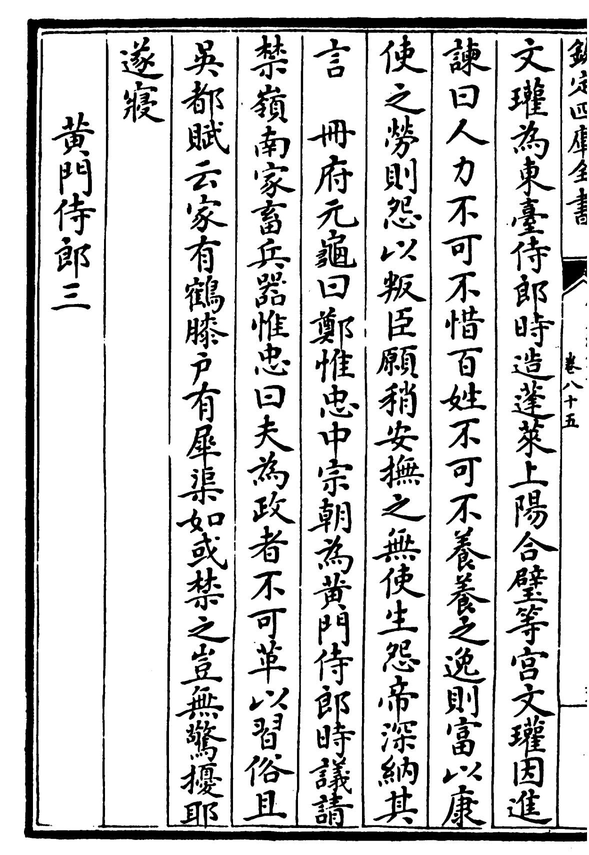
門侍郎　增晉書曰嵇紹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
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求交
於紹紹拒而不答謐誅紹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晉書載記曰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
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皐慕阮籍之爲人居母
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
持劒求皐皐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冊府元龜曰晉
殷仲堪孝武時爲黃門郎寵任專隆帝常示仲堪詩乃

曰勿以已而笑不才　又曰郗愔再遷黄門侍郎時吴郡守闕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　又曰宋張緒為黄門郎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　又曰南齊崔祖思為給事黄門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帝優詔報答　又曰袁昂為黄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昂即以千里為字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匡為黄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

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悵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曽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親幸晉

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冊府元龜曰後魏鹿念孝莊時爲給事黄門侍郎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　又曰崔元伯爲黄門侍郎與張衮對總機要元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又曰陸凱爲給事黄門侍郎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孝見稱希言屢中孝文嘉之　又曰南齊庾杲之爲黄門郎武帝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

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又曰裴矩仕隋為黄門侍郎於時朝士頗多贓貨唯矩清素自守時人稱之　又曰唐盧懷慎為黄門監兼吏部侍郎清儉不營産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禄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　又曰薛元超永徽中為黄門侍郎元超既擅文詞兼好汲引寒畯常表薦任希古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　孔帖曰崔元綜長壽中遷鸞臺侍郎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常休偃　又曰張



文瓘為東臺侍郎時造蓬萊上陽合壁等宫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　冊府元龜曰鄭惟忠中宗朝為黄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者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原夕郎　**夜拜**上詳侍郎二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中宮其一日甲子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侍郎

儀表　**珪璋**又曰鄧閶字季昭遷黃門侍郎於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顦顇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馬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　王隱晉書曰顧禁少有珪璋符采朗徹仕吳弱冠舉賢良為黃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大才令望

侍講　**著詩**上詳侍郎二　魏高貴鄉公集曰幸華林賜羣臣酒酒酣上援筆賦詩羣臣以次作二十四人不能著詩受罰酒黃門侍郎鍾會為上

畫成圖　**書壞本**王隱晉書曰張華為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戶畫地便成圖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魏文帝以嘏為黃門郎每納忠言輒手壞其本自在禁省歸不書封丈帝嘉其淑慎

二子並拜

三世不徙桓階別傳曰階為尚書令文帝幸見諸子元禪元禮上搏手曰長者子是日拜二子為黃門侍郎　漢書曰王音薦揚雄待詔歲餘為給事黃門成哀平三世不徙入拜青瑣對揖丹墀上詳侍郎二下詳總載恂恂可觀軒軒得志漢書曰馮參字叔平以昭儀少弟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止恂恂可觀也　傅子曰王黎為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張禹少子馬防小侯漢書曰張禹為太傅有疾成帝親臨視拜於床下禹有少子在側目之帝知其意於禹前拜黃門侍郎　下詳夜拜注賨固節操石浚鑒識東觀漢記曰賨固少為黃門郎謙讓有節操　臧榮緒晉書曰石浚字景倫清儉鑒識愛敬人物為黃門郎兩官為當時名士增顏色顯頼精神端審上詳儀表注肆考曰南

宋謝宏微萬之曾孫為黃門侍郎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言笑

每納忠言

兼知選事上詳侍郎二年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兼知選事

博覽圖籍

肆考曰唐高宗顯慶二

對管華近並詳侍郎二

恥近毛曾

諫辱蔣挺上詳侍郎二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詔於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不殺當流不可決杖蓋士可殺不可辱也議者是之

肆考曰唐張廷珪為黃門侍郎監察御

明習典故

駮正制敕又曰隋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詞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帝及高熲蘇威皆重之

又曰唐李乂改黃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者輒駮正之貴幸有求官者帝曰朕非有靳李乂不可故耳

黃門侍郎四

原主諸宦者續漢書百官志曰黃門令一人主省中諸宦者常操小蓋續漢書曰陰興字君陵為黃門侍郎筋力過人每從出入常操小蓋障翳風雨險隘躬自履涉率先期門上所幸止先入清辟也次直護駕晉官品令曰給事黃門四人大法駕次直黃門郎從駕也博選耆儒謝承後漢書曰朱穆因進見諫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荀悅侍講後漢書曰荀悅字仲豫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從弟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疏敏合意續漢書曰耿國為黃門郎

疏敏有識於時見問常多合意上以為能也

江統作儀王隱晉書曰江統為黃門郎作朝會儀

曹毗作詩曹毗五言詩序曰余從中書轉為黃門在直多懷作詩書屏風云爾　增

參預朝政肆考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參知機務又曰唐薛稷字嗣通善屬文如良金美玉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

黃門侍郎五

原詩唐魏知古和鸞臺楊侍郎春夜寓直鳳閣懷羣公詩曰拜門傳漏晚寓省索居時昔重安仁賦今稱伯玉詩鴛池注不濫雞樹久逾滋夙夜懷山甫清風詠所思

原制唐中宗授韋嗣立黄門侍郎制曰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參鴛鷺實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重通議大夫韋嗣立忠規奕葉孝緒蟬聯家匡玄燕之朝人輔彤雲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砌之階庭騏驥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鷺轡滿三臺出據憑熊聲流十部近者命兹鸞渚已擢雁行纔出芸扃奄歸蔦里永言荊樹坐折連枝眷彼桓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皁蓋宜襲寵於黄樞　增蘇頲行崔日用黄門侍郎制曰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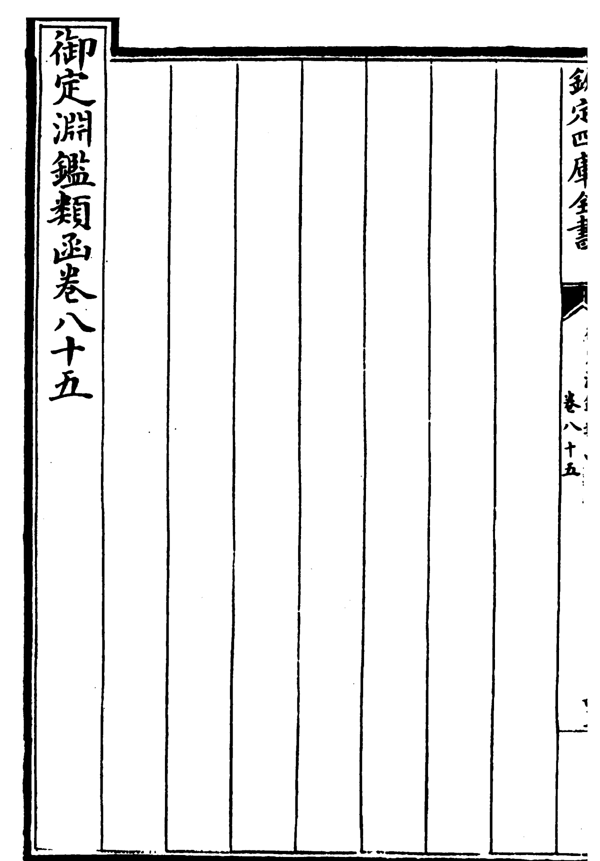
大夫崔日用果行育德修辭立誠孝則揚親忠於事主
堂堂乎貌暢君子之風諤諤其言蘊大臣之節故能書
讀萬卷文窮四始高步登朝平心待物日者醜孽未殄
嘉謀潛斷臨危不顧見義而作是用底寧實所緊賴師
兵戢矣京兆晏如宜緝台階之政式拜掖垣之寵　又
行張廷珪黃門侍郎制曰黃門東西禁掖出納王言精
選賢良用存駁正正議大夫張廷珪文儒秀士謇諤忠
貞汪洋有大雅之風明敏得至公之操言惟及霤曩歲

常聞學則臨池當時莫比自歷遷臺省受理綱轄聲塵益茂問實攸稱俾登青闥之榮式踐丹墀之列

原墓誌梁元帝黄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曰蔡墨攸陳有草有菌梁荆世積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鄰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鬧阮瑀鵬翥揚循身茲惟屣扶揺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無曙寒野方春

原誄宋謝莊黄門侍郎劉琨之誄曰秋風散兮涼葉稀

出吳洲兮謝江畿瞻國門兮聳雲路睇舊里兮驚容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閶庭歷承明兮去城輦旌徘徊而北係轜逶遲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含愁而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泣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五